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CD/PV.1046
15 September 2006

CHINESE

第一〇四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6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3 时 05 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安东·平特先生(斯洛伐克)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046 次全体会议开幕。

今天下午全体会议有以下发言者：芬兰(代表欧盟)、秘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哥伦比亚、印度、美利坚合众国、南非、塞内加尔、法国、智利。

我向尊敬的芬兰卡里·卡希洛托先生大使道歉，因为在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上没有让他讲完。现在我请他讲话，他将代表欧盟发言。

卡希洛托先生(芬兰)：主席先生，我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加入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赞同我的发言。我希望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这一重要职务，并向你保证我们将给予全力支持。

十年来，由于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所面临的挑战缺少全面分析，裁判会裹足不前，无法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工作。

今年显然与裁判会以前各年的情况不同，由于会议六位轮值主席国——波兰、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和贵国斯洛伐克——的创新倡议，裁谈会工作出现了新的势头。欧盟热烈欢迎今年出现的新动态：已就活动日程达成协调；结构化的辩论更加突出重点；主席之友作了宝贵的工作；对裁谈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各种建议。这些都使裁谈会活动的质量大为改善。我还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对今年裁谈会工作的鼓励，他出席裁谈会将使这一新的势头继续下去。

欧盟欢迎今年举行的辩论更加突出重点。我们认为所有这些辩论都很重要，都积极地参加，并多次发言。我们希望所有关切都能够得到具体和实质性的解决。我们相信，只要既突出重点，同时又公正和有意义地考虑所有各方的关切，取得进展是可能的。

欧盟也认为，一些项目比另一些项目更加成熟，可以进行谈判了。欧盟一定积极支持恢复裁谈会在国际论坛中重要和中心位置的一切努力。

主席先生，你在今年的报告中作了很好的工作，我们对此表示感谢。虽然欧盟希望其中的内容更加面向未来，但并没有坚持使用任何具体的措辞，以考虑到裁谈会多数成员的意见。我们可以同意通过这一报告。

我希望回顾，欧盟重视裁谈会扩大进程的后续行动，特别是对尚未成为裁谈会成员的欧盟成员国以及已申请参加裁谈会的候选国采取的后续行动。

(卡希洛托先生, 芬兰)

最后, 欧盟鼓励并要求2007年的轮值主席充分利用今年的进展, 推进会议的工作。我们期待着明年巩固现有成果, 使裁谈会质量有所提高, 抓住机会启动裁谈会的谈判。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芬兰大使的发言和对主席以及今年的六位轮值主席说的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尊敬的秘鲁代表迭戈·贝莱万先生发言。

贝莱万先生(秘鲁): 通过了这份文件后, 我国代表团希望做一些说明, 因为它十分怀疑我们是否可以真的称之为“2006年会议的报告”。对我们而言, 报告没有叙述一个事件或一个主题的特点和情况, 如果用几个字来总结这份文件的话, 基本局限于说我们全年举行了会议。当然, 对这一成果表示满意的代表团——大家都知道他或她最近几周所起的作用——将会说, 真正感兴趣的代表团(我这里将括号打开, 对目前是否有许多代表团感兴趣表示怀疑)可以阅读逐字记录, 真正了解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我国代表团对通过一份经谈判多处修订后已经掏空内容的文件深感不安, 我们最终通过了这份几个代表团从非正式会议一开始就可能希望通过的文件——使用了与通过这份文件有关的被滥用和破坏的会议议事规则中的话。这份没有结果和没有内容的文件是一星期谈判的结果(也是裁军谈判会议等来的可笑的命运)。过去十年中, 我们无法启动实质性项目的谈判, 但我们却可以利用联合国系统的宝贵资源举行12次非正式会议(主席先生, 我数了, 因为引起了我的注意), 谈判一份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后文件。我希望指出, 我国代表团接受这份文件, 是因为我们不准备承担其他熟练操纵议事规则者事实上可能承担的代价, 我们也不希望承担2006年会议没有通过文件的代价, 因为不通过文件将对裁谈会的未来产生一系列后果。无论如何, 我们希望说明, 这不应该成为今后的前例或先例(常被滥用的一个词, 以阻止任何可能的进展)。这可能是一些成员的愿望, 但从不是秘鲁参加裁军谈判会议时的目标。我国代表团坚信, 如果各国有信心, 仍可能达成具有积极影响的协议。

尽管 2006 年六位主席作了不懈的努力(我再一次对此公开表示赞赏并希望列入记录), 大多数代表团表现出诚意, 建设性地参加它们在年初提出的有关提案(我指的是六位轮值主席进程)和机制(虽然我们刚刚通过了一份荒谬的文件, 但我仍然希

(贝莱万先生，秘鲁)

望使用“机制”一词)，特别是在默许下任命了主席之友，但我仍然希望在这里提醒各位，特别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成员，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文件中并没有提及，它们提出的初步报告甚至没有附在文件之后，也没有正式分发。主席之友的任务是研究议程(这里是小括号：在有些人看来是过时的；另一些人则认为适合目前情况的变化，而这正是我们的工作方法)，这是最为明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同一议程的活动时间表和结构化议题讨论在本文件中被说成是可笑的、令人吃惊的，真的需要认真评价。

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遗憾地通过了一份与前些年文件相比更加空洞无物的文件——我使用昨天另一代表团在我们通过报告的非正式会议上使用的这一词语。文件没有赞赏联合国秘书长出席会议这一宝贵和令人鼓励的举动，没有具体评价其讲话的内容，也没有提及各成员在一年中就广泛议题提交的各种文件，特别是与裁谈会主要目标有关议题即裁军议题的文件；换句话说，努力越大，成果越小。假如下一年我们什么都不做，由于某些代表团具有扭曲现实的魔法，我们仍可以编写一份文件，列入一系列从未发生的事件，进入尊敬的罗马尼亚大使在几个月前所描述的理想世界。

尽管这些代表团竭力阻止我们，我国代表团仍将与诚心诚意寻找解决办法的其他代表团继续努力，使这个尊贵但已受伤害的机构恢复《议事规则》第1条赋予它的作用，即成为一个裁军谈判机构。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深表感谢，并希望通过你向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所有成员以及秘书处表示谢意，感谢他们不懈努力通过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本应该真实地反映我们在2006年所做的工作，也就是一份包含报告草稿初版的工作文件(CD/WP.543)。我借此机会通过你感谢组成这个创新论坛的其他代表团，即被称之为六个轮值主席国(波兰、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和塞内加尔)的创新机制，我们希望它们继续成为裁军谈判会议未来主席的表率 and 样板。

最后，主席先生，我借此机会祝愿卡马拉大使和里瓦索大使在今后工作中取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秘鲁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以及秘书处和六位轮值主席说的客气话。我现在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哈姆扎·哈利夫先生的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当我要求秘书处将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列入发言者名单时，我是打算重申阿尔及利亚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设想我们可以通过一份实质性报告。我们现在通过了一份程序性报告，就我国代表团而言，所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既然有机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说几句话。

令人遗憾的是，裁谈会仍然没有能够启动工作，我们通过的这两份文件是年初通过的议程和年底通过的事实报告。后一份报告基本是说我们没有达成共识和我们讨论了所有项目。

我们2006年根据六位轮值主席提出的活动日历开始工作时，目的是就所有议程项目真诚地展开讨论——认真地讨论，寻找可以达成共识的议题，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份工作方案。然而，经过一年的讨论和工作，对年度报告也进行了热烈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讨论向我们表明，如果没有平衡和全面的办法，考虑裁谈会内外所有国家集团利益，我们不可能开始任何谈判。这样做需要认真和公开的讨论，而不成成为相互指责的论坛。

第二，主要问题是会议议程。这里，我希望重复昨天提到的某些观点。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认为，这种形式的议程可以使我们讨论裁谈会权限内的任何议题。扩大讨论和增列新项目，只能导致新的提案和反提案，使问题更严重。

虽然任何代表团都有权利就任何问题发表论点，但我们必须慎重。如果我们将所有国家的观点和关切都纳入裁谈会的工作文件，这份文件将变成一块“马赛克”，有些文件与裁谈会工作有关，有些文件可能无关。我们已经说过，在这里再重复一遍，恐怖主义问题很重要，但不属于裁谈会工作的范畴。同样也适用于国际人道主义法问题。这里不是讨论这些问题的地方。我们希望今后只限于议程中的议题和裁谈会职权内的议题。否则，任何代表团都可以提出与裁谈会任务无关的议题，可以向你提交工作文件。如达尔文所说，“任何不起作用的器官都将萎缩。”

我们希望这不是裁谈会的命运。你以及未来的主席将尽全力达成一份大家都满意的工作方案。我们向你保证将全力支持你。当然，你不是从零开始。桌面上已有各种提案和想法。最重要的是A5提案，尽管不是所有人对它都满意。有人认为，这一提案雄心勃勃，不现实。我这样说，不是因为阿尔及利亚是这个提案的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

提案国之一，而是因为这确实是迄今为止提出的最为现实的提案。我们不说酒杯空一半，而说满一半。我们再次呼吁对A-5提案持保留态度或认为其不合适的的所有代表团提出修正意见。如果我们采取这一办法，我们将为会议提供一种解决办法。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摆脱目前的僵局。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团穆罕默德·本杰贝先生发言。

本杰贝先生(摩洛哥)：“如果允许我表示个人的愿望，而不是沿着五年前的脚印走下去，不是照本宣科五年前与副常驻代表在同一地点所作的发言，如果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话今天仍然适用，那么我希望将会议室的窗子大大地敞开，让外面的风雨吹进来，或许我们必须准备有用的应对办法。对新威胁的应对办法只能来自于集体。那时也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够打破僵局。”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是裁军谈判会议法国大使和常驻代表弗朗索瓦·里瓦索先生在2003年9月4日全体会议上首次发言时说的。今天，尽管里瓦索先生将要离开这里去开始新的征程，我们也送上良好的祝愿，但显而易见他的话今天仍然适用。

裁谈会过去九年的“平衡表”很难让我们乐观。在冷战期间取得了历史妥协的裁判会却无法通过一项工作方案，在谈判中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令我们大家都无法理解。然而，今天裁谈会则让人充满希望。六位轮值主席携手努力——我们对他们表示敬意，使我们可以本着一贯和连续性的精神，就会议议程中的所有项目订立一份进行有序和深入辩论的时间表，重申这份参考文件的有效性。裁军谈判会议内似乎出现了这一势头，特别是提交了禁止为武器目的生产裂变材料的条约草案，以及该议题谈判的任务草案。还有联合国秘书长的到访，并在21世纪开始第一次在裁判会上讲话。鉴此，裁谈会成员没有能够通过一份实质性报告实在令人失望，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深陷于一个必须设法打破的僵局。

我国代表团不坚持宿命论，也不随波逐流。随着新世纪在一片喧嚣声中开始，国际和平和安全面临着暴风骤雨，裁军谈判会议必须设法迎合整个国际社会和每个成员的正当期待。作为裁军谈判会议成员所肩负的国际责任，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关切的。

(本杰贝先生，摩洛哥)

自裁判会成立以后的27年间，今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我们必须转向基本面，借助于集体对话和多边主义的“美德”，重申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作用。同时，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使裁判会适应本世纪的重大挑战，应对多变动荡且充满危险的国际形势，应对新世纪的各种问题，因为国际和平和安全从未如此脆弱。本着这一精神，摩洛哥将忠实于传统的温和立场，维护并将继续维护公开和一贯的承诺，设法并努力作有助于增进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任何事情。

我在发言开始时引述法国大使的话，但他即将离开我们。请允许我向他并向非洲的杰出人士奥斯曼·卡马拉先生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愿他们个人和事业取得成功。他们离开对我们的裁谈会是巨大损失，但对国际外交界则是一个重大的收益。

主席：我感谢摩洛哥代表的讲话，现在我请尊敬的哥伦比亚代表拉斐尔·金特罗·库维德斯先生发言。

金特罗·库维德斯先生(哥伦比亚)：主席先生，我的发言很简短。我国代表团希望感谢你以及本届会议六位主席今年的长时间工作，还赞赏你们的精神和开放态度，为打破僵局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以各种借口继续为其辩护。

我们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令人悲叹，所有各方都那么短视，将自己封闭起来，无视现实，不信任自己的智慧可以处理如果大胆迈出一步便可以开始的事情。

今天通过的报告只是我们不情愿吞下的一粒苦药丸，关于它的性质，我同意秘鲁的说法。今天的闭幕式似乎是以三等方式向裁军谈判会议发出一丝呼唤。出于这一理由，机会把我们带离大会堂，来到这个今天举行会议的没有人氣的地方，最适于点燃四根悼念的蜡烛。

我本人将在今年年底结束在日内瓦的任期，面对谈判没有任何进展浪费的四年时光，也没有接纳任何国家甚至民间团体加入这个特权俱乐部，心中一片苦楚。总之，不承认我们的责任和错误，这个世界将注定不可扭转地走向灾难。

积极的一面是，我们在同一屋檐下结识了许多聪明和友好的人士。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哥伦比亚代表的讲话，现在我请尊敬的印度大使贾扬特·普拉萨德先生发言。

贾扬特·普拉萨德先生(印度)：首先，我向塞内加尔卡马拉大使和法国的里瓦索大使表示惜别之情。

明年，没有他们睿智的发言和参与，我们将感到十分惋惜。我们感谢卡马拉大使高效和老练地主持本届会议的工作。也感谢里瓦索大使，他对裁军和军备控制的贡献不会在今天结束。我们期待着在今年11月举行的《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审议会议上得到他的指导，我们祝愿他们在担任更大国家责任时取得成功。

在这么晚发言，本来有些犹豫。过去几天，你们不懈努力试图就裁谈会提交大会的实质性报告达成共识。如果没有这样一份报告，并不是我们没有努力，只是标志着我们的集体失败。因为我们有着很高的期待，而且接近于就实质性报告的全部内容达成协议，所有我们的遗憾甚至更大。

尽管有些悲哀，但不是没有任何希望。我们不应该让裁谈会的“或有负债”再增添通报报告所发生情况的影响，偏离气氛无疑已有变化的事实。主要由于六位的倡议，我们就裁谈会议程的所有项目进行了结构化的讨论。各国代表团包括美国代表团提出了一些意义的具体建议，使我们的辩论更具重点和活力。同样，专家们参加讨论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些议题的理解。它还表明了裁谈会成员国对进行实质性工作的决心。

2007年会议将是一个重新开始。它将向我们提供另一次机会集中全力就裁谈会开始实质性工作的工作方案达成协议。我们很高兴也很荣幸地看到，南非将担任2007年会议的首任主席。它在裁军领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有着无可挑剔的资格指导我们的工作。

主席先生，我们希望你能继续努力，与南非一起，使我们更接近于打破裁谈会僵局和重新开始工作的集体愿望。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印度大使的讲话，现在我请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克里斯蒂娜·罗卡大使发言。

罗卡大使(美利坚合众国)：我首先祝愿里瓦索大使和卡马拉大使有着美好的未来，并表示对没有机会与他们共事的惜别之情，希望他们取得更大成功。

我还希望感谢和祝贺你，主席先生，你辛勤工作领导裁判会通过了最后报告，这毕竟是一份最后报告，我们对此感到高兴。我表示赞同秘鲁同事的发言以及其

(罗卡大使，美利坚合众国)

他同事今天所作的评论。但我不能不提的是，一个代表团，只有一个代表团，应该为我们今天没有就实质性报告达成协议负责。为了获取与裁谈会工作没有联系的一些政治利益，这个代表团设法毒化了六位轮值主席领导全会进行重点讨论而营造的积极气氛。

我们都知道，裁谈会不是联合国大会那样的普遍性机构；任务是解决其成员的政治关切。它是一个国际社会讨论多边军控、不扩散和裁军问题的谈判机构。多年来，裁判会的优势之一是成员国大使们愿意将双边的政治分歧置之一旁，坐下来商讨重大的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问题。

然而，这个代表团不愿意这样做，为了一己之私，故意决定不仅破坏我们今年已取得的积极气氛，而且危害裁判会本身的工作。正是因为这个代表团，本届会议无法告诉国际社会我们今年所开展的活动。我们也告诉国际社会我们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更接近于恢复《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的谈判，各代表团真的准备进行谈判了。

明年一月份之前，所有成员国都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付这个不幸和不可接受的行为。我国代表团打算对这个代表团的可恶行径和指责进行反击，详细指出这个政府几十年如何一贯地故意在该地区撒播不稳定的种子，在其邻国制造动荡，资助其境内和本地区其他地方的恐怖主义组织——仅举这两个让人吃惊的例子。然而，我们选择让事实说话，仅反驳该代表团的可恶行为，其政府应该对裁判会今年没能向大会提交实质性报告负责。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大使的讲话，现在我请尊敬的南非代表约翰·凯勒曼先生发言。

凯勒曼先生(南非)：主席先生，时间已经很晚，我的发言将更加简短，不对上午通过的报告加以评论。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南非对你在斯洛伐克担任裁谈会主席期间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努力表示赞赏。你愿意倾听各代表团意见并与它们协商，为我们即将于2007年担任裁谈会第一任主席树立了可供借鉴的范例。

南非期待着在闭会期间继续合作。为此，我可以提及我们计划与你和2007年的所有轮值主席就下一年的前进方向进行磋商。

(凯勒曼先生，南非)

此外，我们打算与裁谈会每个成员进行磋商，并准备探讨所有可能的渠道和选择，努力弥补我们称之为“工作方案”的缺失环节。在这方面，我应该提及，出于实际的理由，我们打算在今年10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第一委员会会议期间进行大部分磋商。

最后，主席先生，我向你和所有裁谈会成员保证南非将致力于打破裁谈会目前的僵局。毋庸置疑，只有在所有成员的合作和协助下，才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为此，我呼吁所有代表团本着开放的心态，以妥协、灵活和再大的决心参加2007年的裁谈会，使裁谈会能够再次开始工作。

我还希望感谢卡马拉大使和里瓦索大使过去几年给予我国代表团的友好合作，并祝愿他们未来顺利。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南非代表的讲话，现在我请尊敬的法国弗朗索瓦·里瓦索大使发言。

里瓦索先生(法国)：本来我没有计划再发言，但通过我的报告的情景迫使我在会议结束前就这一具体问题简单说几句。

我们的会议刚刚通过了年度报告。今年通过报告比往年困难得多。这本身不是一个坏的迹象，因为我们2006年所做的事情比2005年多，按理我们的工作报告应该更长一些。

会议报告仅仅是报告，是一份行政文件，记录和传达我们一年中的工作，并向联合会大会提交。所以，报告必须忠实于事实。它应该相当我们活动的写照，不是描化，也不是修改的图片。我们刚通过的报告没有你和我们希望得那样详细和准确。但它确实相当于一张从远处摄取的照片，而且是从很远的地方摄取的，有些模糊，用我们今年的话说没有几个像素，只是快照而已。主席先生，你应该为成果感到满意。

令人遗憾的是，报告不可能太精确。我们大家都非常失望。为此，我同意我的朋友和同事印度大使的发言，但我也必须指出，与已经发言的其他代表团一样，法国代表团对于向它和其他代表团提出的关于不注重细节的代价的要求感到诧异。有人要求我说我从来没有说的，要求我写我在某日提交的文件是在另一天或另一场合提交的，要求我提及对我国代表团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已作了答复，等等。

(里瓦索先生, 法国)

我国代表团公平行事，尽量满足所有这些要求，尽管有些要求不现实。没有通过一份更长的报告不是法国的错。我必须说我对这一挑衅性态度十分不舒服。他们试图改写历史，把2006年裁谈会工作说成与现实没有联系，差一点使今年的报告流产。这是我第七次在裁谈会谈判一份报告。今年越过了界线。为了裁谈会的信誉，以后不应该再发生了。

我希望感谢所有国家集团通过对话和说服成功地使我们的报告没有触礁或成为一份“漫画”。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法国代表的讲话，现在我请尊敬的智利代表卡米洛·萨纽埃萨先生发言。

萨纽埃萨先生(智利)：智利代表团对2006年裁军谈判会议的最后工作成果深表遗憾。智利代表团认为，今年做了许多实质性工作，具体表现在：建立了联合论坛，由六位主席指导会议的工作；建立了主席之友机制；通过了活动时间表；举行了讨论议程所有项目的结构化主题日；邀请一些国家专家阐述上述议题；举行了各种研讨会；许多高级别管理机构代表与会；联合国秘书长莅会，承认这一积极气氛，并鼓励大家在可能产生成果的会议开始之际有所创新。

最后，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希望感谢你和其他主席今年的贡献。我们还赞赏秘书处不懈努力协助我们工作。最后，我们祝愿奥斯曼·卡马拉先生大使和弗朗索瓦·里瓦索大使在新的职务中取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智利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尊敬的侯赛因·阿里大使发言。

阿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首先，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斯洛伐克代表团在担任本届会议主席时所作的努力。

我还愿意对奥斯曼·卡马拉先生大使和弗朗索瓦·里瓦索大使表示敬意，祝愿他们在新的职业生涯取得圆满成功。

2006年3月19日，我在裁军谈判会议作了发言，表达了我对会议进程的感受。我们从2004年初以来日益强烈的一种感觉是，有些代表团在条文的解释、议事规则和主席的职能方面诉诸各种技俩和文字游戏。我在发言中告知各国代表团，推

(阿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动会议取得进展的最好办法是透明和诚意，尊重每个人的优先事项。虽然这些伎俩和文字游戏将继续下去，但我们说我们等一等再看，而其他人还在继续耍小聪明。有一个格言说得好，只有无知的人才无视他人或认为他比别人聪明。

有些人设法在本会议上使用武力政策。我们告诉他们，在一天结束时，所有事情都必须以共识达成，所以应该从共识开始。我们还说，我们议程中的主要项目反映了大家在会议中提出的关切和利益。将一个项目看作比另一项目重要是错误的，因为这一项目只符合自己的优先事项。我在发言中重复荷兰大使2006年1月31日会议引述美国约翰·肯尼迪总统的一句话：

“有人总是说‘是我的就是我的；只有是你的东西才可以谈判’，我们与这样的人无法谈判。”

我们不认为会议通过程序报告是个灾难；相反，我们认为这是会议的新生，是重返基本任务。我们还有一句格言说，“大难不死，一定变得坚强”。当然，我们希望会议通过一个实质性报告，反映事态的现状，但有些人希望有一份报告将坏的说成好的。遗憾的是，既然有些人不喜欢坦率，那么这就是现实。可能我应该说：“国王没穿衣服。”

由于一个代表团的发言直接指向我们，我们没有选择，必须回忆一些事实。如这个代表团所说，事实胜于雄辩。

我们都知道，这个代表团代表着一个我们尊敬的大国，也代表着我们尊敬和钦佩的伟大人民。然而，他所在的国家却实行了灾难性的国际政策。不到一两年，这个国家便仅因为持有不同看法而对一个和平的小国发起战争。这个代表团所代表的国家从未放弃任何种类的武器或放弃使用这类武器，无论是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

我们也知道，直到现在，仍有橙剂造成的畸形儿童出生。全世界从未忘记橙剂，在伊拉克，有100多万儿童因战争中使用贫铀和没有人知道的其他武器而患上了白血病。他们残酷地杀害儿童，还声称这些儿童的死亡是为了地缘战略的目的。有数十名记者因官方担心他们可能向世界说出真相而遭到杀害。然而，这个世界还是知道了一些真相，并十分震惊。在城市、在街头、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和关塔纳摩湾所见到一点点足以使它震惊。

(阿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不过，有些事情尽人皆知，有些事情人们知道得不多。这个代表团所代表的国家五十年来一直掩盖以色列的罪行，向它提供武器，阻止国际组织就以色列每天违反国际法和规范的行径采取行动。这个代表团所代表的国家将联合国当作人质，现在又试图在裁军谈判会议也这样做。

事实不言自明。过去几天，我们一直在谈论着120万枚集束炸弹和磷炸弹。事实不言自明。已发言的代表团和似乎打算发言的代表团最好不要说话，因为它们只能使这一丑闻更加丑陋。它们是战犯，如果这个世界存在正义的话，这两个国家的责任者早应该受到，甚至可能被关在监狱里。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卡罗琳·米勒女士发言。

米勒女士(澳大利亚)：主席先生，首先我希望赞扬和感谢波兰、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和斯洛伐克等国今年集体领导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它们将国家分歧置于一旁，主持了过去几年最具有建设性、实质性和实用性的会议。我还特别赞扬你主席先生在撰写报告中做了优秀的工作。

澳大利亚本可以同意你上周首次向我们介绍的报告。我们也本可以接受昨天近乎妥协的草稿，尽管有某些保留。我不希望重申这些保留，但愿意以国家的名义并以第七届禁止地雷公约缔约国会议候任主席的身份，表达我们的强烈失望：即使这份近于妥协的案文，也没有同意事实上提及讨论过杀伤人员地雷问题，我注意到2005年报告曾提及过。

从我们的辩论中可以看出，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优先事项，但绝大多数代表团可以接受昨天近乎于最后的案文，为的是在报告中反映去年裁判谈判会议的建设性和实质性工作。这份报告如获得通过，可以产生强大的积极推动力，使我们在明年继续积极开展工作。

澳大利亚关切的是，少数几个代表团无法通过这份反映去年工作价值的报告。对此，澳大利亚代表团赞成法国大使刚才的评论，认为是有人试图重写历史，赋予我们的讨论以超现实的价值。

(米勒女士，澳大利亚)

如果少数代表团如此消极地对待报告是表明它们不愿意与我们一起开展建设性的工作，以确保明年取得实质性成果，也使我们忧心忡忡，因为这样做将损害这一机构的相关性，使它无法为国际安全和裁军作出建设性贡献。

最后，我愿意向塞内加尔的卡马拉大使和法国的里瓦索大使告别，我们珍视几个月与他们在一起的工作，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就。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澳大利亚大使的发言，现在我请尊敬的联合王国约翰·邓肯大使发言。

邓肯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主席先生，我愿意与澳大利亚大使一起感谢2006年六位轮值主席和秘书处在往往是非常艰难和微妙的情况下不懈努力重振裁谈会。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我还愿意与其他同事一起祝愿塞内加尔大使和法国大使旅途愉快。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坚持多边外交的最高传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关于今天上午商定通过的报告，大家已经谈得很多了。这份报告可能没有满足我们的殷切期待，但达到了最低标准，可以使我们前进一步。我与其他同事一样表示遗憾的是，裁谈会有些成员没有认真真诚地参加我们重振裁谈会的集体努力。

我在这里不再重复我在非正式会议中关于裁军论坛在21世纪独特性和重要性的讲话。然而，我希望指出，这一行为与其他代表团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其他代表团尽管在某些政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仍然以负责任、建设性和妥协的精神参加讨论，我们应该感谢它们。

但是，我们不能停顿。虽然我们的国家代表有所变化，我们失去了朋友和经验，但也有了新的视角。关于最近的发言，我或许应该说，新的视角和新的力量将推动裁谈会向前进。

主席先生和其他同事，让我向你保证，联合王国将积极协助大家重振裁谈会。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联合王国大使的发言，现在我请尊敬的以色列梅厄·伊茨哈基大使发言。

伊茨哈基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也希望与其他同事一起感谢你不懈努力设法弥合许许多多的分歧，最后产生了一份实质性报告。但是，在报告方面，我

(伊茨哈基先生，以色列)

们面对一种情况。它不是实质性的，但是我们已经十分接近，这是因为你的努力和你的尊严，还因为你倾听许多国家的关切，并设法将它们集中起来。你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希望所有继任主席都能够效仿。

我还希望与其他同事一起向法国大使和塞内加尔大使告别。我们希望他们万事如意，在外交界——一个很小的世界——再次会面。

我们对没有能够通过一份实质性报告感到遗憾。我们都知道谁应该为没有通过报告负责。我们希望这一情况不再重演。无论如何，有些代表团在这里说要重写历史。我希望，有些事实应该记录下来，以便提醒新叙利亚代表注意几件历史事实。叙利亚代表可能忘记了以色列是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它可以为自己讲话。我们选择不讲话，不成为叙利亚代表团在许许多多场合中进行挑衅的对象，是因为我们选择不参与这场非常非常不光彩的讨论，而讨论则可揭露出叙利亚的真相和真实性质。他所谈到的景象可能是叙利亚喜欢的景象——即不允许以色列在这里存在，也不允许以色列在那里生存。我们应该提醒他注意，我们仍然在这里，我们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在未来将继续如此。

听叙利亚教训我们的行为似乎有点奇怪。我们在这里本可以详细描述关于叙利亚行为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实。但是，听叙利亚在这些讲述其他国家的行为本身是矛盾的。我们希望听一听叙利亚讲讲他们自己为维护稳定和和平做了些什么，这比讲如何维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要好。

我们再次遗憾地看到这就是结果，我们坚信这可能不会影响这一机构的重要性和尊严。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以色列大使的发言，现在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发言。

阿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老实说，如果我对这个庄严的会议没有足够的尊重，我可能对以色列代表的讲话当堂大笑。事实胜于雄辩，我昨天还与以色列记者提到的某些事实。叙利亚是一个尊重国际法的国家。叙利亚没有占领邻国的领土。叙利亚没有摧毁城市，没有屠杀儿童，没有使用国际禁止的武器。反之，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做了些什么。

(阿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近几年和近几个月，叙利亚多次发出邀请，希望与以色列恢复和平谈判。我们回顾，2002年在贝鲁特通过了阿拉伯和平倡议，以在本地区恢复谈判和建立公正全面的和平。然而，以色列拒绝了这些邀请。当时，据说它是在另一国的压力下这样做的。前几天，以色列再次邀请以色列恢复谈判，但以色列总理答复说，以色列还有其他新的武器没有使用，它可以对叙利亚使用这些武器。这就是以色列，主席先生。我说这些本来没有必要说的话，因为我们在电视上都看到了，也在报纸上读到了以色列在做些什么。

如果纳粹政权今天依然存在，他们也会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法国大使发言。

里瓦索先生(法国)：漫骂的作用是有限的。我来自一个受纳粹政权迫害过的国家，出生于一个受纳粹政权影响的家庭。我必须对叙利亚同事的最后一句话表示正式抗议，可能他自己也同意，这句话不应该被记录下来。

主席：谢谢你的讲话，我现在看到了美国代表团。

辛金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为了共同的尊严，我国代表团希望赞同法国大使的发言。

主席：我感谢美国的代表团，联合王国的代表，请你发言。

邓肯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同一立场，主席先生。

主席：谢谢你，在请其他发言者发言之前，请问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德国代表，你可以发言。

布拉萨克先生(德国)：我表示赞同法国、美国、联合王国和德国对叙利亚发言最后一句话的看法。

主席：谢谢你，我现在请芬兰代表团发言。

卡希洛托先生(芬兰)：芬兰和欧洲联盟代表团也赞同法国代表的发言。

主席：谢谢你。我是否看见了叙利亚代表团要求发言？请你发言。

阿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有些人希望谈论事实，这正是我们所讲的。我理解欧洲人对自己对犹太人的所做所为有一种负罪感。我们与犹太人是站在一起。犹太人曾经与其他宗教少数群体一样生活在阿拉伯社区中。

主席：我能否请你结束你的讲话？这是裁军谈判会议。

阿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是裁军谈判会议，我知道我在讲什么，主席先生。我说话的态度是积极的。

主席：我再次请求你了。

阿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是说犹太人曾经生活在阿拉伯社会中。当年是欧洲人而不是阿拉伯对犹太人犯下了罪行。现在，欧洲人在设法掩盖以色列的罪行，以免除自己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过。

主席：同事们，这是裁军谈判会议的真实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进行谈判：因为有些人决定开放政治，而不是聚焦于裁军问题，他们使用任何可能的论点指控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代表。

我希望你们言归正传，回到裁谈会和我们会议真正的主题。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令人遗憾，裁谈会里有些激动，激情似乎占了上风，所以一些代表团说了一些讨论不如此开始他们可能不会说的话。我们正在讨论如何更好地推动裁谈会的工作，我们真的希望继任主席能够牢记这一点，对裁谈会的讲话加以限制，使我们的讨论不脱离议程，使裁谈会不变成一个相互指责的地方，否则将无助于我们的工作取得进展。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我请尊敬的联合王国大使发言。

邓肯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赞同阿尔及利亚同事的意见。我不知道从议程的角度全会是否可以休会 15 分钟，然后再开始，因为我注意到，许多人不在场，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简短休会可能是合适的，我请你作出判断。

主席：对我们的同事的建议是否有反对意见？没有反对意见，现在休会 15 分钟。

会议于下午 4 时 20 分休会，4 时 35 分钟复会。

主席：我们现在重新举行全会正式会议。我希望进入两位同事的告别辞部分。我是否看见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想发言？请你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允许我再次讲话，我的讲话不长，因为我发现气氛紧张，我们对这种情况表示歉意。但是在听得尊敬的以色列代表的讲话后，我必须请他相信，没有任何阿拉伯国家质疑以色列存在的权利。事实上，已有一份基于贝鲁特倡议的和平建议。如果我们在本届会议或以前的会议上批评过以色列，所批评的不是以色列是什么，而是以色列做了些什么。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都说过同样的话。我们希望向他说，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从来不反对以色列国的存在，但是已有阿拉伯的建议，有和平建议，我们要求的是整个地区的全面和平。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进入告别辞阶段。在会议的这一阶段请下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我希望借此机会对裁谈会两位杰出人士表示敬意，他们即将离开日内瓦，去担任其他重要职位。

塞内加尔的奥斯曼·卡马拉大使作为其国家的代表和裁谈会的主席，对裁谈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有特殊的理由怀念他，不仅因为他在我就任主席时对我表示的善意和客气，还因为他是六位轮值主席中一位坚定的成员，一位积极、富有尊严和智慧的主席。我知道，他的崇高和当之无愧的声誉在本机构而且在日内瓦外交界都普获承认。

弗朗索瓦·里瓦索先生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外具有同样的美誉，尤其是担任《常规武器公约》第三次审议会议候任主席。担任这一领导职位，也作为法国的裁军大使，他表现出杰出的才能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们将怀念这两位同事。

我代表裁谈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卡马拉大使和里瓦索大使各自美好未来表示诚挚的祝愿。

我现在请卡马拉大使发言。

卡马拉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允许我首先对你表示诚挚的祝贺，在裁军谈判会议 2006 年届会这一最重要阶段，你尽心尽力、持之以恒、巧妙智慧地领导我们的工作直到结束。第二，我特别希望感谢你以个人身份和代表裁谈会对我说的客气话。我尤其感谢秘鲁、摩洛哥、印度、美利坚合众国、南非、智利、叙利亚、澳大利亚、联合王国和以色列代表的善意和良好祝愿。事实上，我对所有在座的同事都十分感谢。

今天在这一庄严的会议厅发言，在我日内瓦任期即将结束时向你们告别，忍不住有些激动。几周前，我有幸主持了裁军谈判会议，无疑也经历了今天的激动时刻，共同努力使裁谈会有所作为。这一机会无论是在职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上，都向我提供的一个宝贵经历。与六位轮值主席同事一起，我们建立坦率和真诚合作的关系，以团队精神，引导裁谈会迈向一个新的方向。

就议程中各个项目举行有序和深入的辩论，使我们深入了解了各项议题和各方立场。我相信，这将开辟一条道路，在不久将来，在我们的大会厅内重新开始盼望已久的实质性工作。在这种有利情况下，尽管我们意识到还存在着各种困难，但塞内加尔感到骄傲的是，它对这一集体努力作出了贡献，本着最大的建设性精神参加了六位轮值主席论坛的工作。它愿意看到任何有助于振兴裁谈会的举措或建议，并致力于走谈判这条路。

我希望简单说几句。第一，国际安全是一项重大目标，是关系每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对其作出贡献。在我看来，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更多地进行合作和对话，而不是对抗。

第二，一些年以来不扩散政策的削弱，已经产生重大后果，不仅需要我们关注，还需要我们采取坚决行动，保护人类免受目前所面临的威胁。为此，塞内加尔将继续不懈努力，加强《核不扩散条约》，加速《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生效。我愿意借此机会指出，塞内加尔认为，CD/1693/Rev.1号文件所载“五大使倡议”值得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给予注意。我还希望赞扬今年提出的关于裂变材料的美国倡议。

第三，然而，事实证明自身有能力加强和深化辩论的裁军谈判会议不应该继续在真空中工作，在真空中工作可能导致僵化的对抗和采取固定的立场。它应该对外界意见开放。为此，需要作出系统规定，欢迎专家和学者们的建议。

(卡马拉先生，塞内加尔)

今年裁军谈判会议的活动表明我们的论坛有准备也有决心进行建设性对话。裁谈会被公认为是进行裁军谈判的唯一多边机构，现在有赖于裁谈会的所有成员向其注入真正的谈判精神。为此，需要有政治意愿、妥协的准备以及强烈的温和和平衡意识。需要指出的是，在提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时，所有的眼睛都转向裁军谈判会议，而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则有专门的公约。令人费解的是，裁军谈判会议竟然无法在控制核武器、核裁军和核不扩散这一关键领域取得决定性的重大进展。

我希望，裁军谈判会议今年的努力将是下届会议实质性工作的前奏。这是我在座的尊敬同事告别时想表达的最殷切希望。你们将面临一项困难的任务，完成未竟的事业，应对在艰难谈判道路中必然出现的各种挑战。

结束之前，我愿意再一次感谢裁谈会所有成员在日内瓦期间给予的支持和合作。我愿意特别提及和感谢2006年会议期间一起担任轮值主席的六位同事，大家分享了独特和令人激动的经历，还愿意提及和感谢主席之友。我还要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副秘书长蒂姆·考勒先生，以及耶日·扎列斯基先生和瓦列里·蒙特尔斯先生。此外，还感谢裁军事务部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口译人员。

主席：我感谢卡马拉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里瓦索大使发言。

里瓦索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意向你和你之前的五位主席表示感谢。我特别高兴地在这里看到了波兰大使，在发起六位轮值主席倡议时他与我们进行了大量磋商。他也感谢他的同事，当然也有你本人，主席先生；我还感谢卡马拉大使，衷心祝愿他一切顺利。塞内加尔是一个与我們有着许多共同点包括相同语言的国家，它的经验以及人生哲学让我们受益非浅。我还感谢在这里分不开的洛希宁大使和安东·瓦西里耶夫先生，以及罗马尼亚大使。当然，我也想起了不在场的其他大使——南非大使。让我感谢秘书处，我们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我也请求你向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转达我的谢意，他昨天不在，今天回来。他总向我表达他的友谊和支持，我对此非常感谢。昨天他还从莫斯科向我们提出了建议，对完成报告很有用。我还感谢口译人员，我有听我的发言的翻译的习惯，使他们受累了。今天我不再听翻译了。

我还愿意对即将与我一起离开的顾问们——印度、伊朗、哥伦比亚的顾问，以及我可能忘记的其他人——表示敬意。我想对他们说，法国代表团十分珍视他们的宝贵贡献，祝愿他们万事如意。我还愿意感谢所有工作人员和联合国行政部门，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便无法进行工作。

在44年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将军自问自答说：“不是有人问我关于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问题吗？”是的，44年前我们都谈及了这方面的问题。戴高乐将军接着说：“因为我们不是参加美国与莫斯科之间的谈判，我们也不是在日内瓦的会议中。如果你们想一想而不是写下来我们为什么不在那里，我可以很快地告诉你为什么。”戴高乐将军继续说：“我想，你需要有许多想象或许多幻想设想法国的参与可以产生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对双方炸弹和武器的激增深表遗憾，但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看到设法提出不可调和计划以及象希腊悲剧中先哲合唱一样恸哭悲戚者的人数不断增多。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解决的办法在哪里？”

当我们回顾裁谈会过去七年的讨论——我们刚刚就报告进行的讨论就是一个例证，我发现戴高乐将军的话今天仍然适用。不知有多少次我听到所有这些威严的同事对久议不决、形同幽灵的工作方案深表悲哀？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办法在哪里？

就在这里。在经过一个例外事件——联合国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达成协议后，1978年5月25日，法国决定重返它在这里的席位。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当时说：“我们不要求你们给予特别的关注，只希望你们注意我们对和平事业的关心和裁军努力的贡献。阿利斯蒂德·白里安在战前的雄辩发言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阿利斯蒂德·白里安是法国在裁军谈判会议的首任代表。法国不打算垄断讨论，它意识到这是从东方到西方、从南方到北方所有国家都必须为之奋斗的的共同事业。不必说”——我仍在援引法国总统的话——“法国将致力于已决定的有意义的裁军努力，但我们谈论裁军不能无视今天的世界。我们所要裁军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这个问题现在已往任何都相关。世界已经变化。我们裁军的世界不再是30年前的世界，也不是100年前的世界。它提出了新的挑战，各种各样的武器不断增加。

(里瓦索先生，法国)

如果我们的会议要发挥作用，如果它希望保持自己的价值、用途和正当性，它必须意识到我们要裁军的世界不再是1978年的世界，更不是1962年的世界。

这不意味着我们的同伴当年关切的问题已经消失——啊，没有！在这些问题之外，我们又在讨论我们前任或前辈当时无法预料的新问题。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表现出创造性精神，必须按新的方式组织起来。

法国必须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裁谈会定期说明它对裁谈会议题的看法在一段时间内如何演变。最近一次是法国总统2006年1月19号在长岛的发言。

事实上，我们必须取得思想上的共识。这种共识没有出现在上届核不扩散审查会议上，当时有三个主要国家缺席；也没有出现在去年的联合国峰会上。今年夏天的小武器和轻武器会议上亦没有让我们有新的想法。共识就出现在这里，出现在裁谈会中：长期间的瘫痪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有多么困难，必须在这里露出共识的第一缕曙光。共识可能产生于今年的工作方案，产生于亟待建立的信任，产生于所有代表团——我重复一遍所有的代表团——对本论坛具体活动重新表现的兴趣，产生于所涉及的所有议题和所有关切都必须平等地得到处理，以确保倾听所有的声音，最后产生于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我们的报告的思想。为此，必须有人花时间宣读它的所有附件，当一个议题比其他议题更趋合理和成熟时，裁谈会可立即进行谈判。我们仍处于这条路的起点。

虽然我在这里不说分别，只说我们下次再见，但我希望借用一句拉丁语“苦尽甘来”，向大家表示我们的良好祝愿。这句话用几个字提醒我们说，通向高峰和成功的道路并不宽阔。

主席：我感谢遵守的法国大使的发言。今天名单上的发言者已经没有了。我认出了荷兰代表团。

兰德曼先生(荷兰)：我仍然记得1962年2月戴高乐将军的记者招待会以及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拿稿可以应付三个多小时的会议，甚至提出他已准备但会上没有提到的问题。

我是戴高乐将军的忠实崇拜者，甚至写了一篇关于其外交政策某些方面的论文。但是，有时候他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不可否认，裁谈会产生了许多不可调和的计划，造成了比喧闹和呻吟更为严重的问题。过去十年，我们有些失去方

向感。我个人昨天甚至感到如果我们实际上成功地就实质性文件达成了协议，我们重新获得了方向感。我们不妨看看。我现在不想再讲下去。

我想说的是，对一位外交官的未来而言，可以引述一个法国的格言：对于不知道向哪走的人来说，是没有顺风可言的。我相信，我们的塞内加尔和法国同事肯定知道他们向哪里走，我希望他们一切顺利。

主席：我感谢荷兰大使的发言。是否还有其他发言者？好象没有了。

最后让我再简单地说几句。

我们即将完成2006年裁军谈判会议第三部分的会议。在这一阶段，我们首先记得的是六位轮值主席机制。波兰代表团一年前发起的六位轮值主席倡议已成为一种经验，其他六位轮值主席在其任职期间不仅需要培植这一经验，也可借鉴这一个经验。

从个人来说，在任期内感到他们在今年最后阶段的辩论中坚定地支持我。虽然我的任期到2006年底结束，但六位轮值主席机制将继续存在，不仅作为一个制度，而且作为一个注重行动且肩负对裁谈会成员责任的形式将继续存在下去。

为了将这一义务和承诺成为另一个更具体的行动，我认为需要与裁谈会的成员分享我们在2006年会议期间所取得的知识和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向你们提出一份“六位轮值主席的非文件”，以供大家思考。这份非正式的非文件介绍六位轮值主席关于2006年初裁谈会状况、裁谈会目前状况以及裁谈会走向复兴之路未来可以采取的步骤的看法。

同时，这种非文件绝不是说明裁谈会所讨论的任何议题臻于成熟，不是评价裁谈会任何议题或建议的状况或共识，不是对工作计划或活动时间表提出具体建议，也不是预先判断裁谈会或继任主席的未来决定。

如我以上所述，非文件是一份“抛砖引玉”的非文件，我认为对闭会期间的磋商可以有所启发，并向2007年的裁谈会提出一个愿景。然而，我也希望强调，未来的发展是继任主席的责任和权力，最终还需要裁谈会作出决定。

我已经说过，六位轮值主席更喜欢行动，而不是长篇大论，我也一样。最后，让我履行最后一项职责：向在最后四个星期特别支持我工作的同事表示谢意。我希望感谢主席之友——斯里兰卡萨拉拉·费尔南多大使、阿尔及利亚贾扎伊里大

(主席)

使、保加利亚德拉加诺夫大使、智利马塔比特大使、意大利特雷扎先生和日本Mine大使。

如果没有裁谈会秘书处的专业支持和友好帮助，我们是无法开展工作的。我希望感谢秘书长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副秘书长蒂姆·考勒先生，以及耶日·扎列斯基先生、瓦列里·蒙特尔斯先生、汤姆·河野先生以及秘书处的其他成员，还要感谢协助各代表团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口译人员。

最后，我希望感谢不遗余力在各方面支持我工作的裁谈会成员国的代表。我真的十分感谢他们，期待着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能够在共同努力下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裁谈会，最重要的有益于整个人类。

就此完成今天的事项。

会议于下午5时结束。

-- -- -- -- --